

亟待发掘保护的项城“筹”音乐



■晚报记者 金全文/图

在豫东大地上，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乐器“筹”，目前在我市仅传承于项城。日前，记者慕名来到项城秣陵镇祖师庙街，见到了筹艺传承人闫本亮，他特意给记者演奏了筹独奏《道场吹歌》（如图）。

“筹”被称为民间艺术“活化石”。筹形似竹笛和箫，却为斜吹，音质介于笛与箫之间，兼有笛音的清脆、明亮与箫声的柔和、优美。《道德经》中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（du）乎”便是指筹。筹所吹

奏出的声音，别有风味。

筹是一种罕见的乐器，筹音乐是中原地带道教音乐中的一个乐种。它早在北魏时期就已进入上层的宫廷乐队之中（河南巩义石窟中浮雕《帝后礼佛图》有证）。北宋时期，都城开封铁塔的琉璃砖上出现了吹筹人的形象，此时筹音乐已流于民间。清道光年以来，由于时局动荡，筹音乐经历了兴衰曲折的发展历程。

1986年，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，用鹤类尺骨制成，大多钻有7孔，斜吹

之，发音嘹亮，七音齐备。专家考证，提出了筹之祖乃是古龠（yue）的观点，认为“筹”乃是古南龠在民间的一种变体孑遗，属中国吹管的祖型乐器，质朴的斜吹之法，至少已有八九千年的历史可考，蕴涵着重要的文化价值。筹的历史随着河南贾湖新石器遗址的骨笛出土而日益彰显。

筹形似竹笛，长约46厘米，直径约3厘米，筹身共有9孔，下端的2个是调音孔，吹奏时坚持，将上端置于口，右斜约45度角，故民间俗称为“斜吹”。筹的音色，介于笛箫之间，兼有笛的清脆明亮与箫的悠扬婉转，还可通过吹口角度的变化，调节音调。筹与高亢、明亮的管搭配在一起，音色调和优美。

筹在独奏时，管、笛和之，木鱼击节，声音优美动听。北宋汴京大相国寺佛教音乐发达，筹乃经常应用，明清流传更广。相传，光绪年间，项城高丘寺香火旺盛，筹常用于法事，后因战乱，寺败僧散，筹才外传。

今年47岁的闫本亮，家住秣陵镇祖师庙街。1988年，他师从刘晨旭学习吹筹，曾以《道场吹歌》独奏节目参加河南省第六届民间音舞节获得铜奖，现为周口市音协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周口市诗词

学会会员，项城市诗社理事，周口收藏协会理事。目前，任敦新和闫本亮是周口市仅有的筹技传承人。

上世纪初，项城高丘寺的明月法师将筹技演奏传授于隆昌法师和净虚法师。50年代，隆昌法师将此传授于任敦新，净虚法师将技艺传授于刘晨旭。80年代末，刘晨旭将技艺传授于闫本亮。

从清末到民国，社会动荡，国内佛事活动渐少，筹的生存空间始终处于濒危状态。

目前，受各种娱乐活动的冲击，使筹技几成绝响，抢救保护已迫在眉睫，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列为重点项目进行保护、宣传、申报。今年9月，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申报的《筹音乐》（项城）入选第三批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其独特的演奏、优美的乐声、深厚的历史渊源等诸多特点，不仅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。

筹，作为中原道教音乐的独有乐器，既有佛家的艺术渊源，又吸纳了大量民间音乐素材，筹罕见的“斜吹法”，是中国斜吹管乐的发展脉络中不可替代的一环，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因此，对之进行挖掘整理，对丰富我国音乐艺术宝库具有重大意义。

山西洪洞大槐树歌

■张坤义

河之东，晋之南，洪洞西北，大槐盎然。

呵，洪洞大槐树，我们的根，我们的源！世世代代魂绕，年年岁岁梦牵！

呵，洪洞大槐树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想把你拥抱把你吻，向你叩拜把你参！

六百年的离别，六百年的思念，六百年的敬仰，六百年的感叹，六百年的情，六百年的愿，八百里太行连云起，三万里黄河波浪翻！

想当年朝廷命俺迁，官兵把俺赶，男呼女，女唤男，兄弟别，姊妹散，怀抱儿和女，肩担筐和篮，亲戚朋友走相送，哭声直上干云天！

风萧萧兮汾水寒，悲鸟鸦兮泣老鹳。野渡口，古道边，夕阳山外山。一步一滴泪，一步一声叹，一步一回首，一步一声喊。此一去，何时还！大槐树，您为啥不留俺！

大槐树，俺知道您为啥不留俺，您纵有枝千条、叶万片，难敌官兵手中剑。俺听见，俺看见，您每个枝子都在哭，每个叶子都在唤：苍天保佑，一路平安！

到海北，到山南，虎穴旁，龙潭边，插耒耜，置网罟，挥斤斧，张弓箭。雪侮霜欺，风刷雨鞭，寒逼暑犯。日出日落，月缺月圆，创奇迹般般，造神话篇篇。乾坤春满幸福满，兵强马壮子孙繁。

大槐树，俺知道您当初为啥不留俺，从来好事天生俭，自古瓜儿苦后甜，天降大任于斯人，能受天磨方铁汉。叫俺去开发五湖四海、六合八荒；叫俺去开拓天涯海角、天边地沿。

大槐树，您的子孙没辜负您的心愿。您查：您的孙子成长的历史，哪一支不是德才兼备，哪一门不是文武双全！哪一世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哪一代不是叱咤风云的好汉！你翻：你的子孙奋斗画面，哪一编不是艰苦卓绝，哪一章不是光辉灿烂，哪一版不是可歌可泣，哪一页不可点可圈！

大槐树，俺要回去看看，听说您旧貌换新颜。枝更茂，叶更繁，山更青，水更蓝，花更香，果更甜，车更多，路更宽。潘石屹最热山西人^①，铁娘子要进娘子关^②。

大槐树，俺每次回去看看，带去奥奖诺奖，金牌银匾，讲述百花争艳、飞速发展。您就说，莫要沾沾自喜，切记深深忧患。

大槐树，俺这次回去看看，带的东西您一定喜欢，吴刚的桂花酒香，王母娘娘的蟠桃儿甜。

大槐树，俺要带孙子回去看看，叫他们牢记列祖，叫他们牢记故土故园，唯此为大，唯此为先，千秋万代，永远永远。

大槐树，俺要回去看看，共同展望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如何？不可断言，不可断言有誓言，不可断言有信念，有您的保佑，有您的召唤，有您在俺心里边，我们的明天更美好，我们一天好一天！

大槐树，您的子孙把您祝愿，祝您根深叶茂，长寿万年！

注：①潘石屹，房地产大鳄，人问他，你盖这么豪华的别墅卖给谁？答曰：山西人。

②据说，由于山西人买英国豪华轿车最多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，我到中国要去三个地方：北京、上海、山西。

资料显示：

1929年，扶沟县已有图书馆

■李佳

1929年，省督学祁晋卿视察扶沟，浓墨重彩地记录了这里的中山图书馆的情况。他写道：“中山图书馆，设于县城大街”“馆内分为藏书、阅书、阅报、游艺，及民众休息等五处，布置均为适当”“馆长何肇沧，筹划馆务，甚为详晰”。他还写道：“内有书籍六百余种，新旧要籍略备”“杂志报章及儿童读物，亦应有尽有”“关于书籍之分类，编目，及登记等，亦井然有序”。他还特意指出，中山图书馆“现又预约万有文库一部”。

这所图书馆有如此之规模，并非一年半载之积累。由此推测，其成立时间或许会早于1929年。当然，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，不能随意定论。

当时，县教育局长告诉祁晋卿：县里的社会教育经费“业经暂行确定”“为常年一千四百元”“除中山图书馆年支洋五百六十元外，下余洋八百四十元”，还可以再做些事情，包括“添设民众图书馆一处”和“民众阅报处八处”。

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，扶沟县中山图书馆也为军队所“盘踞”，无法开展正常业务。但与同时期遭受同样境遇的其他县份图书馆不同的是，这所图书馆能动地变通借阅办法，

“雇人力车载万有文库等书籍，巡回城乡，以便民众读书”，使自身的职能依然得以发挥。史料显示，这所图书馆的经费呈逐年上扬趋势。1929年560元，1931年636元，1932年640元。

有一份《扶沟县教育视察报告》对1932年的图书馆情况记述得也颇为详细。《报告》叙说，“中山图书馆设于城内中山大街路北火神庙旧址”“设馆长、馆员各一人”“分图书阅览室、游艺室一、阅报室三部”。《报告》表明，馆内藏书共2902册，包括已到的《万有文库》图书1162册、新旧文学书籍1196册、社会教育类书籍331册、杂志213册，另有月报及周报计7种，以及《大公报》《河南民报》《河南民国日报》。《报告》陈述，各个阅览窗口的布置“尚属整齐”“尚称适合”“每日来馆阅书报者约二十余人”。

这份《扶沟县教育视察报告》，还记录了中山图书馆馆长的更迭。说此时的馆长已不再是何肇沧，已经换了人——姜鸿勋。还说这位姜馆长整日忙着在几所学校代课，对图书馆事务“不暇兼顾”，致使“馆内暮气沉沉，秩序零乱，毫无组织，精神均欠集中”，呈“废弛”之势；“所有书籍杂志，

多系旧有，新添购置，为数极少”；虽然订有日报3份，陈列的却“仅有大报一份”，并且是“残报”；三间游艺室里，也只剩下乒乓球一项活动。

对这样的人士更迭，及其所派生的事业颓势，省督学提出了质疑。县教育局长（姓胡，名不详）表示：一定“另聘委员接替，以专责成。”

这份《扶沟县教育视察报告》，也记载了城区民众阅报栏的设置情形。共8处，教育局主办5处，其余3处，分由县党部、区公所、县立女子学校办理。常年经费80元，共订报6份，由社会教育讲演员刘化堂负责分配，每日由教育局勤务按时分送各处揭示。《报告》认为，“颇便民众阅览”。

或许就是由于姜鸿勋馆长的懈怠，加速了这所好端端的中山图书馆的归并。1933年下半年，省督学周祐光视察扶沟之时，中山图书馆已不复存在，图书借阅业务已由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承担。周祐光在视察报告中写道：图书部藏书3300余册，“按书之性质分为十八类，每类依次编号，将书目书于板上，陈挂阅览室内”，另订杂志10余种，“图书室之设置甚妥，每日借阅书籍者平均七十余人”。周祐光专门指出：这所民

众教育馆总共5人，各司其职，井井有条。“馆长何纪常，人尚精干，做事亦热心”“馆员关华峰办理出版事宜，出有民众旬刊一份”“张庚彤办理图书事宜，邹镇藩办理推广事宜”；另有一名事务员，照料游艺室及展览室。

据1986年《扶沟县志》载，以中山图书馆原址为馆址的民众教育馆，一直开放着图书室和阅览室。抗日战争爆发前，藏书累积近万册，主要服务于县城内几所学校的师生。

应指出的是，在扶沟县很早就有马列主义书籍的传播。1926年底，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，受中共河南省委派遣，在开封求学的中共党员吕调阳、施于民、高光第返回家乡扶沟。他们联络十多名进步青年，在县城西大街一所民宅（路庭训家）成立读书会，阅读《社会进化史》《唯物史观》，以及介绍《资本论》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通俗革命书刊。不少读书会成员，就在这一小小的书室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因此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扶沟县中山图书馆以人事而兴衰，它为当代图书馆事业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启示——有了好的馆长，才有可能酿造好的事业。

